

社121
673
部五:40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二十八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樂考十一

匏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匏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
笙則以匏為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
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尚議其律大呂太簇
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為笙
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
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

笙 巢笙 世本云隨作笙未審何代人禮記曰女媧之笙簧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笙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大笙謂之簧小笙謂之和詩傳云吹笙則簧鼓矣蓋笙中之簧也周禮春官大司樂笙師掌教鼗竽笙鄭衆云笙三十六簧笙十三簧教之爾雅曰笙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得笙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耳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竹母曰匏以匏爲之故曰匏

陳氏樂書曰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入乎坎則革而趨新故其音革而爲鼓成乎艮則始作而施生故其音匏而爲笙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則美在其中鍾而爲宮蓋所以道達冲氣律中太簇立春之音也故有長短之制焉有六合之和焉故五經析疑曰笙者法萬物始生道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鍾爲始法象鳳凰蓋笙爲樂器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儀禮

有之三笙一和而成聲是也大射儀樂人宿縣於
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蓋笙良音也於方爲
陽鐘兗音也於方爲陰周官笙師掌教吹笙共其
鐘笙之樂以教祓夏書曰笙鏞以間是鼓應笙之
鐘而笙亦應之也眡瞭掌擊笙磬詩曰笙磬同音
則磬乾音也與笙同爲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
亦應之也笙磬則異器而同音笙鐘則異音而同
樂儀禮有衆笙之名而箛在建鼓之間蓋衆笙所
以備和奏洽百禮豈特應鐘磬而已哉鹿鳴所謂
鼓瑟鼓琴吹笙鼓簧應琴瑟之笙也賓之初筵曰

箛舞笙鼓應鼓之笙也檀弓孔子十日而成笙歌
儀禮歌魚麗笙由庚笙之類應歌之笙也然則笙
之爲用豈不備哉此帝舜用之所以鳳儀子晉吹
之所以鳳鳴也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隨作笙
簧庸詎知隨非女媧氏之臣乎黃帝制律以伶倫
造鐘以營援則女媧作笙竽以隨不足疑矣宋朝
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作
和笙應笙竽合清濁之聲又自制大笙上之太樂
亦可謂之復古制矣今太常笙濁聲十二中聲十
二清聲十二俗呼爲鳳笙孟蜀王所進樂工不能

吹雖存而不用比者按清濁正三倍聲皆得相應

誠去四清聲吹之雖用之雅樂亦惡在其為不可

哉今巢笙之制第一管頭子應鍾清聲第二管二

中音黃鍾正聲應中音子三第二管應鍾正聲

應頭子四第四管南呂正聲應第五子五中呂管

無射正聲無應六大托管蕤賓濁聲應托聲七第

七管大呂正聲無應八大韻管姑洗濁聲有應第

五子南呂清聲應第四管十中音子黃鍾清應中

音十一托聲管蕤賓正聲應大托十二著聲管姑

洗正聲應大韻十三仙呂管夾鍾正聲無應十四

高聲管太簇正聲十五平調子林鍾清聲十六平

調管林鍾正聲十七後韻太簇濁聲應商聲十八

義聲管夷則正聲無應十九

托聲管中呂正聲無應聲

和笙 鳳笙

陳氏樂書曰傳曰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

和也斯不然笙無大小之辨乎說文曰笙正月之

音十三簧象鳳身蓋其簧十二以應十二律也其

一以象閏也宋朝登歌用和笙取其大者倡則小

者和非阮逸所謂其聲清和也用十三簧非阮逸

所謂十九簧也巢和若均用十九簧何以辨小大

之器哉阮逸謂竽笙起第四管為黃鍾巢笙起中

音管為黃鍾和笙起平調為黃鍾各十九簧皆有

四清聲三濁聲十二正聲以編鐘四清聲參驗則

和笙平調子是黃鍾清也竽笙第五子是太簇清

也中呂管是大呂清也中音子是夾鍾清也既已

謂之竽矣謂之笙矣安得合而一之爲竽笙邪儀禮所謂三笙一和者不過四人相爲倡和爾孰謂竽和之類邪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上入以吹鳴者也管簫笙竽皆

大竽 小竽 竽亦笙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之

殊愈於匏荆梁之南尚仍古制

南蠻笙則是匏其聲尤劣

陳氏樂書曰昔女媧氏使隨裁匏竹以爲竽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類也火數二其成數則七焉冬至吹黃鍾之律而間音以竽冬則水王而竽以之則水器也水數一其成數則六焉因六而六之則

三十六者竽之簧數也因七而六之則四十二寸者竽之長數也月令仲夏調笙竽淮南子謂孟夏吹笙竽蓋不知此周官笙師掌教吹竽笙則竽亦笙類也以笙師教之雖異器同音皆立春之氣也樂記曰聖人作爲鼗鼓柷敔塤箎然後爲之鐘磬竽瑟以和之是樂之倡始者在鼗鼓柷敔塤箎其所謂鐘磬竽瑟也特其和終者而已韓非子曰竽者五聲之長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倡則諸音皆和豈聖人制作之意哉說文曰竽管三十六簧象笙以竽宮管在中故也後世所存多二十三管具二

均聲焉宋朝宋祁曾於樂府得古竽有管而無簧
列管參差及曲頸皆爲鳳飾樂工皆以爲無用之
器惟葉防欲更造使具清正倍三均之聲是不知
去二變四清以合乎聲律之正也通禮義纂曰漢
武帝時邱仲作笙竽三十六管豈以邱仲作尺四
寸之笛遂誤以爲竽邪竽聲重濁與巢相和堂下
之樂也樂法圖曰吹竽有
以知法度竽音
調則度數得矣

簧

陳氏樂書日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則樂之
有簧以宮管在中也莫非簧也有笙中之簧有非

笙中之簧鹿鳴曰吹笙鼓簧莊子言簧鼓笙中之
簧也君子陽陽曰左執簧巧言曰巧言如簧非笙
中之簧也傳稱王遙有五舌竹簧今民間有鐵葉
之簧豈非簧之變體歟

匏之屬

胡部

十七管竽 十九管竽 二十三管竽 宋朝大樂諸

工以竽巢和併爲一器率取胡部十七管笙爲之所異
者特以宮管移之左右而不在中爾雖名爲雅樂實胡
音也或二十三管或十九管二十三管則兼乎四清二
變十九管則兼乎十二律七音要皆非古制也李照雖

更制大竽然不能革舊器而兼用之亦未爲深知樂也
埒竽 樂府錄謂埒竽形類小鐘以手埒之則鳴矣非
古制也 如簧而無觜

雅簧 三禮圖有雅簧上下各六聲韻諧律亦一時之制也
潛夫論曰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塞蠟蜜有口
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也然則巧言如簧而詩人所以
傷讒良有以也唐樂圖以線爲首尾直一線一手貫其
紐一手鼓其線橫加口中呼吸成音真野人之樂耳

竹簧 震靈簧 漢武內傳西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
之簧神仙傳王遙有五舌竹簧二在石室中遙自取其

二以其一與室中人對鼓之然則震靈之簧豈亦竹簧
歟震爲蒼筤竹故也

胡蘆笙 瓢笙 唐九部夷樂有胡蘆笙宋朝至道初西南
蕃諸蠻入貢吹瓢笙豈胡蘆笙邪

胡笛 如簧無觜 後魏宣武悅胡聲樂有胡鼓胡笛 玉篇謂笛笙
匏之屬 俗部

竽笙 近代竽笙十九簧蓋後人象竽倍聲因以名之
然竽笙異器而同和故周官竽與笙均掌之以笙師焉
既謂之竽矣安得又謂之笙乎古人之制必不然矣世
人或謂大笙謂之簧是不知笙中有簧而簧非笙也

鳳翼笙 參差竹其制如兩生之竹而共一匏 昔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

翼亦名參差竹蓋嘗於緱山月下吹之唐太和中

有尉遲章尤妙於此宣宗已降有范漢恭其子師保在陝州

亦曲盡父藝咸通以後有相存質楊敬元並稱妙手

義管笙 二管十簧 宋朝大樂所傳之笙並十七簧舊外

設二管不定置謂之義管每變均易調則更用之世俗

之樂非先王之制也

雲和笙 漢武帝內傳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

之笙蓋其首象雲也與雲和琴雲和箏類矣

十七管笙 唐樂圖所傳十七管之笙通黃鍾二均聲

清樂用之

十二管笙 唐樂圖所傳十二管之笙讌樂用之

十二月笙 十二枚 後周鄭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

笙十六管宣帝令與斛斯證議證駁之曰六律十二管

還相為宮然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

之理又無還宮之義深恐鄭聲亂樂未合古制竊謂不

可帝納之停譯所獻其制今亡

箴 箴吹箴也言其聲秋秋然也急就章箴箴起居課

後先言箴簧及箴為作休之節今闌闌間欲相號令乃

吹指為節此吹箴之遺制歟

乾隆十二年校刊

樂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樂十一

擊竹爲擊竹之制近世民間多有之蓋取竹兩片緊厚者治而爲之其長數寸手中相擊爲節與歌指相和焉方之漸離所善者固異矣

竹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竹之爲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以爲簫管之屬焉
簫簫 笈簫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長一尺爾雅曰編二十二管長一尺四寸曰管十六管長

尺二寸者曰笈凡簫一名籥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邕時無洞簫矣

陳氏樂書曰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蓋簫之爲器編竹而成者也長則聲濁短則聲清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然鳳凰聲中律呂以五行推之乃南方朱鳥則火禽也火生數二成數七而夏至又火用事之時二七十四則簫之長尺有四寸蓋取諸此爾雅大簫謂

之管小者謂之篴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是也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篴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郭璞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失之矣篴者陰氣之管也坤以二四爲六而地數至十而止故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二管取陰氣自然之數

韶簫

舜作十管韶簫長尺有二寸其形參差象鳳翼

所以應十二之數聲之所由生也風俗通之論疑有所本矣或以三尺言之毋乃太長乎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

葦簫

竹簫 簫不知誰所造按禮記葦簫伊耆氏之

樂則伊耆已有簫矣周禮有簫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簫歷代文舞之樂所執羽簫是也詩所謂左手執簫右手秉翟爾雅云簫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大者曰產中者曰仲小者曰筠中丁仲反筠音握

陳氏樂書曰易曰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爾雅曰葦醜芳郭璞曰其類皆有芳秀葭蘆葦也則葦簫竹簫皆震音也蓋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而律呂具矣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而簫之爲器本於黃鍾之龠竅而三之所以通中聲而上下之律呂之所由生也古之人始作樂器而葦簫居

其先焉震爲六子之首籥爲衆樂之先其斯以爲稱始乎葦伊耆氏施於索饗也成乎竹周人以此本始農事也或以伊耆爲堯然堯時八音已具豈特葦籥土鼓而已哉

籥

陳氏樂書曰詩者中聲所止也籥者中聲所通也土者中聲所本也周官籥章掌土鼓籥者以其迎寒逆暑必以中聲之詩奏之中聲之鼓歛之中聲之籥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所順者中氣無往不爲中和之紀矣

篪

仲籥 筠籥

陳氏樂書曰大籥謂之產中謂之仲小謂之筠籥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非所以爲約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引小不至於太約此所以謂之仲也然則鄭郭王孔之籥豈其中者歟毛萇六孔之籥豈其大者歟雖然皆不出乎中聲而廣雅有七孔籥爲笛之說豈傳會七音而遂誤乎

竹律

陳氏樂書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

五子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所以宣揚六氣九德
究極中和順天地之體合鬼神之神通五行之性
遂萬物之情者也是故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
審清濁鑄金作鐘主十二月之聲效升降之氣立
和適之音然鐘難分別又截竹爲管謂之律者聲
之清濁率法以長短爲制故也黃帝以聽爲之遠
取諸物也夏禹以聲爲之近取諸身也今夫王者
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本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
本雖法存形器而道契精微探頤索隱鈎深致遠
窮天下之妙者莫不準焉豈非八音之管轄五聲

之喉衿也京房欲益中呂一分且合黃鍾九寸是
使周元之度六甲無遷移歸餘之法五歲無再閏
之期失陰陽之大紀乖律呂之本原也

管

篴力結反

簞音妙

爾雅曰長尺圍寸并漆之有底

大者曰箛

音嬌

中者曰篴小者簞古者以玉爲管舜時西

王母獻白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邕章句曰管者
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說文曰管如篴六孔

十二月之音詩云嘒嘒管聲周禮孤竹之管於園丘奏

之孫竹之管於方丘奏之陰竹之管於宗廟奏之

鄭元云孤

竹竹特生者也孫竹竹枝根
之未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

陳氏樂書曰樂以木爲末竹爲本古者以候氣律
管截而吹之濁倍其聲爲堂下之樂頭管所以和
衆樂之聲以其探本故也爾雅大者謂之箛以聲
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箛以其聲小而深也其中謂
之篴則其聲不小不大不高不深如黑土之在水
中也蓋其狀如箛笛而六竅又有底焉長尺圍寸
併兩漆而吹之漢大予樂有焉其所主治相爲終
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爲都
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
帝嚳展管有虞氏下管則管爲樂器其來尙矣至

周而大備教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
辨其聲用則孤竹之奇禮天神孫竹之衆禮地祇
陰竹之幽禮人鬼各從其聲類故也後世爲雙鳳
管以足律音豈得古制歟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
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者在下仲
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
義曰昔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升歌清廟
下而管象燕禮大射儀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下管新宮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而
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舞升歌下管之詩雖不經

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於上歌以詠之於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爲上有所待者爲下邪廣雅管象簫長八寸圍寸八有孔無底豈以後世之制言之歟周頌言磬筦將將商頌言嘒嘒管聲依我磬聲則堂上之磬堂下之管其聲未嘗不相應然則所依者磬聲而已

都良管 班管 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至於帝嚳命咸墨吹笈展管亦因是也

孤竹管 孫竹管 陰竹管

陳氏樂書曰先王之制管所以道達陰陽之聲然陽奇而孤陰偶而羣陽大而寡陰小而衆陽顯而明陰幽而晦孤竹之管與圓鍾之宮合以之降天神取其奇而孤也孫竹之管與函鍾之宮合以之出地祇取其少而衆也陰竹之管與黃鍾之宮合以之禮人鬼取其幽而晦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於斯見矣

箏

陳氏樂書曰周官笙師掌教吹箏箏箏箏管五者

皆出於笙師所教無非竹音之雅樂也杜子春謂
如今時所吹五孔竹筴則是爲當讀爲滌蕩之滌
非矣漢部所用雅笛七竅不知去二變以全五聲
之正也蔡邕曰形長尺圍寸無底有穴今亡大抵
管笛一法爾唐制尺八取倍黃鍾九寸爲律得其
正也漢邱仲笛以後一穴爲商音晉荀勗笛法以後一穴爲角謂九寸穴上開也宋朝
太常笛無尺寸第依編架黃鍾爲合聲然兼二變
而吹之未盡得先王雅樂之制今太常笛從下而上一穴太蔟半竅爲大呂次上一穴爲姑洗半竅爲夾鍾次上一穴爲仲呂次上一穴爲林鍾半穴爲蕤賓次上一穴爲南呂半穴爲夷則變聲爲應鍾謂用黃鍾清與仲呂雙發爲變聲半竅爲無射後一穴爲黃鍾清

中管起應爲首爲宮其次上穴大呂爲商又次上穴夾鍾爲角又次上穴仲呂爲變徵又次上穴蕤賓爲正徵又次上穴夷則爲羽變宮爲無射謂後穴與第三穴雙變是也如此卽不用半竅謂之十二律用兩笛成曲也今按習所且以太常半竅法起間聲亦叶律施用

大箎 小箎 世本云暴辛公所造舊志云一曰管非

也雖不知暴辛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

母獻琯則是已有此器辛公安得造箎乎爾雅曰大箎

謂之沂音銀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

三分名曰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

吹非雅樂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箎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詩云仲氏吹箎

陳氏樂書曰箎之爲器有底之笛也暴辛公善之

非其所作者也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
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其則全於陰數要皆有翹以
通氣一孔達寸有二分而橫吹之或容覆或潛伏
箎爲不齊者也爾雅大埙謂之噐噐則六孔交鳴
而喧嘩沂則一孔而其聲清辯或曰箎之爲言啼
也或曰沂之爲言悲也豈其聲自空而出若嬰兒
之悲啼然邪周官笙師教吹埙箎詩曰伯氏吹埙
仲氏吹箎又曰天之牖民如埙如箎是埙箎異器
而同樂伯仲異體而同氣故詩人取以况焉世本
以箎爲管沈約非之當矣先儒言箎有六孔七孔

八孔十孔之說以中聲論之六孔六律之正聲也

八孔八音之正聲也十孔五聲正倍之聲也蓋其

大小異制然邪鄭司農有七孔之異論未免泥乎

七音之失也

箎吹孔如酸棗

宋朝箎六孔而橫吹

下一穴在底節

外次四穴在前一穴在後

太常箎無尺寸第依編架黃鍾爲合

聲然兼七竅而用之未純乎雅樂也

節外一穴爲太簇半穴爲

大呂次上一穴爲姑洗半穴爲夾鍾又次上一穴爲蕤賓半竅爲仲呂又次上一穴爲林鍾又次上

一穴爲南呂半竅爲夷則七竅全開爲應鍾半竅爲無射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哨吹各有清聲

和爾雅曰徒吹謂之和蓋聲過則淫中則和故也周

禮之吹作歛此其意歟

簞書於海岱惟揚言篠簞既敷繼之以瑤琨篠簞孔安國以竹箭爲篠大竹爲簞則簞之爲竹特大於篠其笙簞之類歟儀禮大射儀簞在建鼓之間此之謂也

竹之屬 胡部

感策 悲策 笳管 頭管 風管 感策本名悲策

出於胡中其聲悲

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角以驚馬後乃以笳爲首竹爲管

陳氏樂書曰感策一名悲策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以竹爲管以蘆爲首狀類胡笳而九竅所法者角音而甚悲策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焉唐天后朝有陷冤獄者其室配入掖庭善吹感策乃

撰別離難曲以寄哀情亦號怨回鶻焉後世樂家

者流以其旋宮轉器以應律管因譜其音爲衆器

之首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以爲頭管是進夷狄之

音加之中國雅樂之上不幾於以夷亂華乎降之

雅樂之下作之國門之外可也宋朝元會乘輿行

幸並進之以冠雅樂非先王下管之制也然其大

合於者九竅以感策名之小者六竅以風管名之六竅

者猶不失乎中聲而九竅者其失蓋與太平管同

矣 今教坊所用上七空後三空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十字譜其聲

漆感策 唐九部夷樂有漆感策

雙鳳簫 胡部安國樂有雙鳳簫唐樂圖所傳也

銀字鳳簫 銀字管 唐德宗朝有將尉遲青素善鳳簫冠

絕古今時幽州有王麻奴河北推為第一手後詣尉遲

令於高般涉調中吹勒部祗曲曲終尉遲頷頤而已謂

麻奴曰何必高般涉也即自取銀字管於般涉中吹之

麻奴恭聽愧謝自此不復言律矣元和太和以來有黃

日遷楚林尚六六史敬約史漢瑜之徒皆雅能者然方

尉遲邈乎天冠而地履也 懿皇命史敬約以鳳簫初弄通調上謂是曲乃誤拍乃隨

曲撰一 成此曲 以其 十八管簫 唐樂圖所傳之簫凡十八管取五聲四清

倍音通林鍾黃鍾二均聲而梁部用之

二十一管簫 此簫取七音而三倍之龜茲部所用豈

宜存之以亂華音哉

歌簫 隋煬帝七年征遼東簫及笳各四面則後亦用

簫吹者矣非古制也唐鏡吹部有鼓簫笳并歌四種凡

七曲本諸此歟 歌簫笳工服武弁衣襦衣角帶

雙角 長鳴角 書記所不載或云羌胡以驚中國馬馬融

又云出吳越谷間黃帝會羣臣於泰山作清角之音似

兩鳳雙鳴二龍齊吟丹蛇繞首雄虹帶天橫吹雙角之

實不過如此樂錄亦云蚩尤氏率魍魎與黃帝戰於涿

乾隆十二年校刊

樂十一

鹿之野黃帝乃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晉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畫長鳴角一雙幡旄副是其遺志也沈約徐廣並謂經史所不載則黃帝之說豈先儒傳會言之邪中鳴簌邏迥其制類膽瓶

陳氏樂書曰胡角本應胡笳之聲通長鳴中鳴凡有三部魏武帝北征烏丸越沙漠軍士聞之靡不動鄉關之思於是武帝半減之爲中鳴其聲尤更悲切蓋其制並五采衣幡掌畫蛟龍五采脚故律書樂圖以爲長鳴一曲三聲並馬上嚴警用之第一曰龍吟二曰彪吼三曰阿聲其中鳴一曲二聲

一爲盪聲二爲牙聲亦馬上警用之也其大者謂之簌邏迥胡人用之本所以驚中國馬非中華所宜用也宋朝審定音樂更制鼓吹雖角之尺度均一聲比鍾律內之乘輿行幸外之郡邑警備莫不奏之以爲警嚴是用羌胡之音以和軍旅以節聲樂曷爲不易之以先王雅樂以爲鼓吹乎存之有虧中國之制削之則華音息起非強中國弱夷狄之意歟隋大角工平巾幘絳衫白大口袴內宮鼓樂服色準之大鼓長鳴工服青地苴文

警角

陳氏樂書曰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御

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厥明溫見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又陸士衡爲河北都督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孫極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然則軍中用警角尙矣衛公兵法曰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沒時搥鼓千槌三百三十三槌爲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三角三鼓而昏明畢也宋張興世謂父曰天子鼓角非田家翁所吹然則桓溫人臣屯中堂而用之雖欲勿劾得乎哉宋朝警角天下郡邑並得用之非特武嚴之士也然用之邊郡可也徧用

諸郡邑恐未爲盡善之制也

大胡笳

大箏

杜摯笳賦

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晉先蠶

儀注車駕住吹小箏發吹大箏箏卽笳也又有胡笳漢舊箏笛錄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大胡笳似感栗而無孔後世鹵部用之豈張博望所傳摩阿兜勒之曲邪晉有大箏小箏蓋其遺志也沈遼集大胡笳十八拍世號爲沈家聲小胡笳十九拍末拍爲契聲世號爲祝家聲唐陳懷古劉充渚嘗勘停歇句度無謬可謂備矣楚調有大胡笳鳴小胡笳鳴並琴箏笙得之亦其遺聲歟杜賦以爲老子所作非也

蘆笳 胡人卷蘆葉爲笳吹之以作樂漢箏遂錄有其
曲李陵有胡笳互動之說是也

吹鞭 漢有吹鞭之號笳之類也其狀大類鞭馬者今
牧童多卷蘆葉吹之

小胡笳小

陳氏樂書曰昔先蠶儀注凡車駕所止吹小箏發
大箏其實胡笳也古之人激南楚吹胡笳叩角動
商鳴羽發徵風雲爲之搖動星辰爲之變度況人
乎劉疇嘗避亂塢壁賈胡欲害之者百數疇援而
吹之爲出塞之聲動遊客之思羣胡卒泣遯而去

劉越石爲胡騎圍之者數重越石終夜奏之羣胡
卒棄圍而奔由此觀之笳聲之感人如此其深施
之於戎貉可也晉之施於車駕儀注不幾乎變夏

於夷邪劉疇事出曹嘉之晉書劉越石事出世說

蘆管 胡人截蘆爲之大概與箏相類出於北國唐

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楊柳枝新傾杯二曲有數拍不均
嘗命俳優辛骨舂拍不中因瞋視骨舂憂懼一夕而斃

唐咸通中丞相李蔚自大梁移鎮淮海嘗構池亭日曰賞心有小校薛楊陶因獻朱崖李相陸暢元白所撰蘆管歌篇一軸次出其管茲亭奏之蓋其管絕微每於一箏箏管中常容三管桂苑叢談所載

胡箏小 沈約曰胡箏出於胡吹非雅器也今太樂雅

箎長一尺二寸則箎之小者非尺有四寸之大者也孔
上出三分名翹後世有笛吹謂之小箎豈亦出胡吹歟
箎或作龠與龠不齊故也

羌笛

五孔

胡笛

陳氏樂書曰馬融賦笛以爲出於羌中舊制四孔
而已京房因加一孔以備五音風俗通漢武帝時
邱仲作尺四寸笛後更名羌笛焉宋書云有胡笛
小箎出於鼓吹豈梁之胡歌邪靈帝好胡笛而漢
室以傾明皇喜胡簫而唐祚幾墜以中華萬乘之
主耽羶胡淫亂之音則天下何以觀化爲哉然而

不亂且亡未之有也唐雅曰箎謂之笛七孔有黃
鍾大呂爲二均聲蓋不考笙師箎遂異器之過也
古者羌笛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善吹獨步
當時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鑑湖命謨吹笛謨
爲之盡妙時有一老父泛舟聽之因奏一聲湖波
搖動笛遂中裂卽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之
有三龍翔舟而聽老人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
不能聲而老父亦失所在矣大中以來有王六六
王師簡亦妙手也

大橫吹 小橫吹 並以竹爲之笛之類也律書樂圖

云橫吹胡樂也昔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又不復存為武樂漢時常給邊將魏晉以後二十八解又不復存其所用者唯黃鶴壘頭水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四曲也唐樂所載大橫吹部有角鼓角笛簫笳威築七色小橫吹部有角笛簫笳威築桃皮威築六色惟大橫吹三十四曲內三曲馬上警嚴用之一曰懽樂樹二曰空口蓮三曰賀六渾其餘二空三曰白淨王子四曰他賢逸勒五曰鳴和羅純羽璉六曰歎度熱七曰吐九利純比倫八曰元比敦九曰植普離十曰胡笛爾笛十一曰鳴羅特罰十二曰比久伏大汗十三曰於理真斤十四曰素和解律十五曰鳴纜

真十六曰烏鐵廿七日曰特介漢十八曰度賓哀十九曰阿若於樓達二十曰大賢真二十一曰破陣樂陳氏樂書曰古者更鹵簿作鼓吹鼓吹之樂在魏晉則輕在江左則重至隋始分為四等一擗鼓二鏡鼓三大橫吹四小橫吹唐又別為五部一鼓吹二羽葆三鏡吹四大橫吹五小橫吹大駕則晨嚴夜警施之鹵簿為前後部皇后皇太子以下咸有等差迨於宋朝總號鼓吹云二十三晉小鼓十六龍頭笛 橫吹自北國梁橫吹曲曰下馬吹笛是也今教坊用橫八孔鼓吹世俗號為龍頸笛笛首為龍頭有綬帶下垂義觜笛 如橫笛而加觜西梁樂也而今高麗亦有用

焉黃帝... 吹簫... 西樂... 今高麗亦用

竹之屬 俗部 雅簫 四 頌簫 六 禮圖雅簫尺有五寸二十四

頌簫尺有四寸十六 疆郭璞大簫二十三管小簫十六

管蓋二十四管備律呂清濁之聲先王之制也十六管

兼十二律四清而為之豈古制哉今教坊所用長五六

寸十六管有底而四管不用非古人制作之意也 蓋加

籟簫 晉莊周曰地籟則衆竅是己人籟則比竹是己郭

璞謂簫六名籟廣雅亦曰籟謂之簫蓋簫籟比竹而成

聲猶天地之籟籟風竅而怒號也許慎以簫為籟是不

知簫如篴而三竅未嘗比竹為之呂氏春秋有吹籟見

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未為知音者也

短簫 短簫饒歌單吹鼓吹之樂也廣樂記有二十一

管簫羽葆饒吹橫吹部用之豈短簫歟其曲有悲思翁

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元雲朱鷺之類是也何承天謂

黃帝使岐伯作之以揚德蓋有所受歟崔豹古今注曰

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樂羣臣短簫饒歌鼓吹

之常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燕樂簫 二十 一管 燕樂之簫凡二十一管具正均七聲左

清倍右濁倍通五均焉世俗之樂也與龜茲部所用者

乾隆十二年校刊

樂十一

三

大同小異爾唐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制爲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當時元會第一奏是也

清樂簫十七管

教坊簫十七管

唱簫

和簫

景祐樂

記教坊所用之簫凡十七管以威篋十字記其聲然清樂所用十七管其聲法不同故並存之宋樂有唱簫各二人和簫十人亦一時制也

鼓吹簫十二管

景祐樂記十三管之簫凡三種鼓吹部

用之

李冲簫二十三管

唐李冲所傳之簫凡二十三管雖制作

不同亦一時之制也豈惑於郭璞大簫之說邪

鳳簫 洞冥記帝常夕東望有青雲焉俄見雙鵠集於臺上有頃化爲神女舞於臺下握鳳管之簫舞落霞之琴歌清娛春波之曲亦隣於怪也

陳氏樂書曰白虎通曰簫者中呂之氣也易說曰夏至之樂補以簫春秋說曰夏至作樂間以簫笙然則簫爲中呂之樂夏至之音豈不信哉月令仲夏之月令樂師均管簫亦此意也

七孔簫

劉熙釋名曰簫躍也氣躍而出也古者取卯

地之竹以爲簫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然三漏之簫所以通中聲先王之樂也七漏之簫所以備二變世

俗之樂也聶崇義禮圖所傳并今太常所用者三孔而已豈亦得先王之制歟

霜條箎

八孔

劉熙釋名曰箎啼也聲自孔出如嬰兒啼

聲也廣雅曰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有六孔前一後四頭一月令仲夏之月調箎蓋調之使和故也洞冥記所謂吹霜條之箎亦豈過是東觀漢記明帝幸南陽舊宅作雅樂奏鹿鳴用埙箎和之以娛嘉賓信乎一時之和樂也

陳氏樂書曰禮言吹箎掌之笙師詩言吹箎主之仲氏則箎亦笙類而仲氏以况中聲焉先王之雅

樂也故後世推善吹者前有伍子胥後有朝雲而已洛陽伽藍記述後魏河間王琛有朝雲者善吹箎能爲團扇歌壠上聲及琛爲秦州刺史屢討叛羌不勝因令朝雲吹之羌人聞者皆感泣而降故秦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信乎樂之感人如此苟以之移風易俗天下胡爲而不寧哉古史考曰古有箎尚矣蘇成公善箎而記者因以爲作誤也或謂暴辛公所造亦無據矣舊志以箎爲管是不知箎春分之音而管十二月之音也

雙管黃鍾管大呂管樂法圖云東律主黃鍾聖

人吹管知律管音調則度律歷正矣然則黃鍾之管九寸與長尺之制異矣九寸之管主黃鍾則十寸之管應十日可知矣揚雄曰聲生於日言黃鍾如此則大呂管可知矣唐李冲謂管有一定之聲絃多舒緩之變故捨旋宮琵琶制旋宮雙管法雖在於簡易道實究於精微矣然大呂管通五均則是黃鍾管通七均非也
七星管 廣雅曰管象篴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風俗通說文皆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也蔡邕章句管者形長一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以三者推之管象篴而六孔長尺圍寸而無

底十二月之音也唐之七星管古之長笛也一定爲調合鐘磬之均各有短長應律呂之度蓋其狀如篴而長其數盈尋而七竅橫以吹之旁一竅幘以竹膜而爲助聲唐劉係所作也用之雅樂豈非溺於七音歟班固曰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其言十二月音則是至於論以玉爲管是不考黃帝取嶰竹之過也
顧况有七星管歌有龍叫四澤欲興兩鳳引九雛驚宿鳥之句

雙鳳管 雙鳳管蓋合兩管以定十二律之音管端施兩簧刻鳳以爲首左右各四竅左具黃鍾至仲呂之聲右具蕤賓至應鍾之聲古者截候氣律管併而吹之以

達六陰六陽之聲其制不過如此升之雅樂可也
太平管 太平管形如跋膝而九竅是黃鍾一均所異
者頭如膚篋爾唐天寶中史盛所作也然九竅則陽數
之窮失古人所以道中聲之意也

駱駝管 以曲竹爲之其首如橐駝因以立名唐樂圖
有之非古制也

跋膝管 跋膝管其形如筵而短與七星管如篋而長
者異矣唐清樂部用之然亦七竅具黃鍾一均其失又
與七星管同矣

拱辰管

六孔

宋乾德中太常和峴論樂器中有裁手苗

其制如雅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黃鍾之管相埒其竅有
六與雅聲相應然四竅左右兩竅在右笛工兩手交叉
而拱之如拱揖之狀因更名曰拱辰管而鼓吹登歌用
焉與唐呂才歌白雲馬滔太一樂等列之宮縣旋宮爲
八十四調亦可謂進雅矣然旋宮之制不本於周官之
三宮八十四調尚溺於七音之失未全乎古樂之法也
旣而太宗造九弦之琴列之太樂而拱辰亦自此廢豈
非有意於復古歟

昭華管 昔漢高祖入咸陽周行府庫珠珍異寶不貲
其尤驚異者有笛長二尺三寸其名曰昭華瑄焉

簫管尺八管中管八豎遂其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足黃鍾六均聲或謂之尺八管或謂之豎遂或謂之中管尺八其長數也後世宮縣用之豎遂其植如遂也中管居長遂短遂之中也今民間謂之簫管非古之簫與管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住洛南同向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同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元宗持以吹之宛其時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

笛其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二以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云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召才參論樂事尺八之所出見於此而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雅笛六孔笛之爲樂所以滌蕩邪心歸之雅正者也後世雅笛之制非竅而爲五以合五聲必竅而爲六以叶六律傅緯有六孔之說豈雅笛歟古者論笛之良不過衡陽之籛也故師曠得其雄宋意得其雌焉蓋無異於

伶倫斷嶰谷雌雄之竹以爲律呂也由是觀之舜之簫韶九成鳳凰至於來儀庸詎知非其雌雄之竹邪不
長笛六孔如尺八而長短笛尺餘昔人有吹笛而歌曰閑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則長笛六孔具黃鍾一均如尺八而長晉桓子野之所善馬融之所頌伏滔之所賦王子猷之所聞相如之所善蔡邕之所制也魏明帝時令和永受笛聲以作律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古歌詞曰長笛續短笛晉劉和善吹裁音十二以應律劉和之東箱長笛四尺三寸今樂府所用短笛長尺有咫此笛長短之辨也

雙笛

五孔

雙笛之制蓋起於後世馬融賦之詳矣昔京

君明素識音律因四孔之笛更加一孔以備五音焉

豎笛

六孔

豎笛之制六孔具黃鍾一均聲應十二律之

調升之雅樂可也後世宮縣用之不亦可乎晉時黃鍾

笛三尺八寸奚縱又減爲三尺六寸五分豈原於此歟

手笛

六孔如雅笛而小

和峴論太樂手笛之制如雅笛而小

其長九寸與黃鍾律管等矣其孔有六與羌笛同矣昔

宗同善吹以爲新引唐雲朝霞善吹以爲新聲孫處善

吹而作犯調李牟善奏而風至皆一時妙手也

七孔笛 風俗通曰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

長尺四寸七孔樂書曰笛之滌也可以滌蕩邪氣出揚
正聲七孔下調漢部用之蓋古之造笛剪雲夢之霜筠
法龍吟之異韻所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者也其制可
謂善矣然用七孔以通七音非先王之制也
十二律笛

陳氏樂書曰漢蔡邕推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
法制有十二律故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
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正聲調法黃鍾
爲宮應鍾爲變宮南呂爲羽林鍾爲徵蕤賓爲變
徵姑洗爲角太簇爲商然宮生徵黃鍾生林鍾徵

生商林鍾生太簇商生羽太簇生南呂羽生角南
呂生姑洗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變宮生變徵應
鍾生蕤賓下徵調法林鍾爲宮南呂爲商應鍾爲
角黃鍾爲變徵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變宮
清角之調姑洗爲宮蕤賓爲商林鍾爲角南呂爲
變徵應鍾爲徵黃鍾爲羽太簇爲變宮凡笛體用
角律其長者八之短者四之空中實容長者十六
三宮三十一變也伏空四所以便事用也大呂之
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
釐有奇太簇之笛正聲應太簇下徵應南呂長二

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
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
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蕤賓之笛
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
有奇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簇長三尺
七寸九分七釐有奇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
應夾鍾長三尺六寸南呂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
應中呂長三尺二寸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
應蕤賓長三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其法可謂詳
矣然不知去二變以全五音去六十律以全十二

律其於先王之制不亦遠乎

十一箱笛

陳氏樂書曰十一箱笛之制其長短之度增損有
所不同故晉荀勗作律笛十二以正雅樂黃鍾箱
笛三尺八寸元嘉中鍾宗之減爲三尺七寸奚縱
又減五分爲三尺五寸七分縱又減九分一分爲
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三尺五寸宗之減爲三
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爲三尺九寸二分蕤賓
箱笛三尺九寸宗之減爲三尺六寸縱又減二分
爲三尺五寸八分自餘律笛無所損益一仍蔡邕

之制而已至梁武帝又制十二笛寫四通聲飲古
鐘玉律并周世古鍾焉故黃鍾笛三尺八寸大呂
三尺六寸太簇三尺四寸夾鍾三尺二寸姑洗三
尺一寸中呂二尺九寸蕤賓二尺八寸林鍾二尺
七寸夷則二尺六寸南呂二尺五寸無射二尺四
寸應鍾二尺三寸然黃鍾之元九合天地之氣故
其笛十有八調上生者悉倍其韻下生者傳差一
調半上生悉五指應飲下生者悉三指應飲下生
中呂雖云不復生至於數窮復本又得上生黃鍾
天地自然之數也黃鍾十八調下生林鍾七調黃

鍾笛二拍聲應林鍾笛飲聲林鍾七調上生太簇
十四調林鍾笛五指聲應太簇笛應聲太簇十四
調下生南呂五調半太簇笛三指聲應南呂笛飲
聲南呂五調半上生姑洗十一調南呂笛五指聲
應姑洗笛飲聲姑洗十一調下生應鍾四調姑洗
三指聲應應鍾笛飲聲應鍾四調上生蕤賓八調
應鍾笛五指聲應蕤賓笛飲聲蕤賓八調上生大
呂十六調蕤賓笛五指聲應大呂笛飲聲大呂十
六調下生夷則六調大呂笛三指聲應夷則笛飲
聲夷則六調上生夾鍾十二調夷則笛五指聲應

夾鍾笛飲聲夾鍾十二調下生無射四調半夾鍾
笛三指聲應無射笛飲聲無射四調半上生中呂
九調無射笛五指聲應中呂笛飲聲雖當時號爲
雅樂考之先王之制其不及遠矣

柯亭笛 昔蔡邕嘗經會稽柯亭見屋東十六椽竹取
以爲笛果有異聲晉桓伊善音樂爲江左第一有蔡邕
柯亭笛常自保而吹之至於爲王徽之作三調弄豈得
已哉文士傳柯亭爲高還亭誤矣

煙竹笛 國史補載李舟嘗於村舍得煙竹笛以遺李
牟堅並鐵石牟得之當時號爲第一手月夜泛江倚舟

吹之其聲寥亮逸發往往異於他笛希代之器也俄有
客至請笛吹之呼吸盤辟應指粉碎舟亦失客所在疑
其爲蛟龍云

鳳鳴笛 昔黃帝使伶倫採竹於嶰谷以爲律斬竹於
昆溪以爲笛或吹之以作鳳鳴或法之以作龍吟由是
觀之古人制作未有不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

祝控擊敵揭戛篋止 祝敵不知誰所造樂記曰聖

人作為控楊謂祝敵也控苦江反楊若八反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

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旁開孔內手於中擊之以舉樂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宋仁宗明道時禮官言祝舊以方畫木為之外圖以時卉則可矣而中設樂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桐之鄭康成以為投椎其中撞之今當創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祝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為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為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為騶虞北方圖以黑隱而為靈龜中央圖以黃隱

而為神螭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法奏可

陳氏樂書曰周官小師掌教播鼗祝敵周頌有瞽

亦曰鼗磬祝圍蓋堂下樂器以竹為本以木為末

則管籥本也祝敵末也祝之為器方二尺四寸深

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也陰始

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

作樂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

焉此祝所以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敵之

為器狀類伏虎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二十七齟齬

三九之數也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三變於九

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能以反爲非特不至於流而失已亦有足禁過者焉此故所以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書曰戛擊禮曰楷擊樂記曰聖人作爲柷敔荀卿曰鞀柷拊控柷似萬物蓋柷敔以控柷爲體控柷以戛楷擊爲用也爾雅曰所以歌敔謂之止所以鼓柷謂鞀則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止者戒之於蚤也故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斲者潔之於後也然樂之出虛故其作樂虛控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用糠皆以虛爲本也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故所以爲伏虎

形歟然樂之張陳戛擊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

何邪曰柷敔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

下作器者尊而在上是作樂者在下所以作之者

在上在上命物者也在下受命者也豈非貴賤之

等然邪今夫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樂象

萬物之治荀卿以拊柷控柷爲似萬物則是以堂

上之拊亦似之誤矣柷敔控柷皆一物而異名荀

卿以柷控離而二之亦誤矣華譚新論謂控柷不

如流鄭之樂真有意哉止者柷之考拊名也宋朝太

樂柷爲方色以圖瑞物東龍西虎南鳳北龜而底

為神蟪敵因唐制用竹以二尺四寸折為十二莖
樂將先止擊其首次三戛齟齬而止與舊敵四面
畫山卉用木櫟齟齬者異矣雖曰因時制宜要之
非有意義孰若復古制之為愈哉先儒以祝為立
夏之音又謂乾主立冬陰陽終始故聖人承天以
制祝敵一何疏邪晉宋故事四廂各有祝敵同時
戛作亦非古人之制也隋牛弘罷之不亦宜乎

春贖周制春官笙師掌教春贖應雅以教祗樂

教之視瞭

春贖以竹大五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
鬆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
筩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
畫祗夏之樂贖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

三器在庭可知疏春以人兩手築地比贖應
雅皆春之所為也以此三樂築地與祗樂為節

春杵亦謂之頓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
陽城擊鼓為下杵之節睢陽掠用春贖後代因之

陳氏樂書曰應樂如鷹之應物其獲也小矣故小

鼓謂之應所以應大鼓所倡之聲也小春謂之應

所以應大春所倡之節也周官笙師掌教贖應贖

長七尺應則如桶而方六尺五寸中象祝有椎連

底左右相擊以應祝也斯不亦大小之辨乎禮圖

其形正圓而外皆朱唐樂圖及大周正樂皆內黑

外朱然以禮推之一在木下為本在木上為末在

木中爲朱則木之爲物含陽於內南方之火所自
而藏也故應以木爲之而內外朱焉固其理也彼
持內黑之說真臆論歟

木之屬

俗部

大拍版以小拍版以拍版長濶如手重大者九版小者

六版以韋編之胡部以爲樂節蓋以代拈也

拈擊其節也情發於

中手拈足蹈拈者因其聲以節舞龜茲部伎人彈指爲歌舞之節亦拈之意也唐人或用之爲

樂句明皇嘗令黃幡綽撰譜幡綽乃畫一耳進之明皇
問其故對曰但能聰聽則無失節奏可謂善諷諫矣宋
朝教所用六版長寸上銳薄而下圓厚以檀若桑木爲

之豈亦祝敵之變體歟

立均 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謂其制以

木長七尺繫之以絲以均鐘聲以出大小清濁之度漢

大予樂有之宋均曰長八尺而施弦然古之神瞽考中

聲而量之以制度則三五合而爲八尺而施弦固足以

考中聲均鐘音而出度也韋昭七尺之說豈亦溺於七

音之失後世京房之準晉之十二笛梁之四通皆所以

考律和聲而說者以爲定律之器始於管種於鐘移於

笛衍於通蓋立均之變體也胡人有五旦五朏之名亦

均之異名歟

腰鼓 腰鼓之制非特用土也亦有用木爲之者矣土鼓瓦音也木鼓木音也其制同其音異禰衡表綵衣所擊者是也

撞木 古者撞鐘擊磬必以濡木以上兩堅不能相和故也海中有魚曰鯨有獸曰蒲牢素憚鯨魚擊鯨則蒲牢鳴猶晉有石鼓不鳴取蜀中桐材斲爲魚形擊之則鳴後世猶是作蒲牢於鐘上而狀鯨魚以撞之則石磬之器亦上削桐爲魚形以擊之張衡謂發鯨魚鏗華鐘是也

八音之外

梵具 玉螺 具之爲物其大可容數升蠡之大者也南蠻之國取而吹之所以節樂也今之梵樂用之以和銅鈸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隋使是也梁武之樂有童子伎倚歌梵具

玉蠡 唐貞元中五印度種落有鰲國王子獻樂器躬總樂凡一十二笛皆演釋氏經唄吹蠡擊鼓或歌且舞

纓絡四垂珠璣粲發周流萬變爛然可觀

蠡聲若竿籟

林邑

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卽戎則蠡又不特用於樂矣

骨管 牙管 哀筳以羊骨爲管而無孔惟恤禮用之

今鼓吹備而不用以觥策代之鹵簿與熊羆十二案工

員尚存焉宋朝更以紅象牙管竅而吹之其聲與律隔八相吹仍存羊骨舊制焉
玳瑁笛以宋嘉祐中王疇欲定大樂嘗就成都房庶取玳瑁古笛以校金石然則笛之為器豈特玉與竹哉
桃皮管一桃皮鬻築而吹之古謂之管木亦謂之桃皮鬻築其聲應簫笳橫吹之南蠻高麗之樂也
今鼓吹部其器亦存

嘯葉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或云卷蘆葉而為之形如笳者也

筍虞周禮冬官梓人為筍虞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虞天下之大

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脂牛羊屬膏豕屬羸謂虎豹貔獬鳥獸淺毛者

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也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致美味也羸者

羽者鱗者以為筍虞貴野聲也厚唇弁口出日短耳大胸燿

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

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

宜若是者以為鐘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耀讀為哨

頤小也宏聲音大也弁於檢反耀所教反哨音稍疏云凡猛獸有力者皆前粗後細故云大胸耀後出目短

耳註不言何物恐是麟獅之屬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

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

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

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吻口脰也顧長脰貌故書

為鬣頭無髮之鬣數音促顧苦顏反鬣苦顏反鬣禿也

疏鳥乃喙長決物食之時則以近喙本決故云決吻

數目目視急也鷹屬獸有力而聲大故以為鐘虞鐘大

器也禽鳥無力而聲清揚揚者發也磬小物故以此為

虞擊其所縣若其聲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

之出於所刻者之上

鱗屬以為筍搏圍也鴻備也疏云上論鐘磬之虞用

凡攬網援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

獸也深猶藏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頰網色界

反援首袁籥音筍頰頰許慎曰忽反禿也

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眦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

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采貌疏云鱗之而頰之

子之匪則采色也雕刻之工精妙則才施采色雖鐘磬

未擊其物已似能鳴矣若刻畫不精則無精神則其狀

頰如委墜此及下經覆釋上文鐘虞之獸攬着則殺之

援攬則噬之如此必藏爪出目作其鱗之而皆可畏之

貌也頰劉炫音

壺讀之為是

鐘筍 磬筍 橫木兩端刻龍蛇鱗物之形

鐘虛 植木刻猛獸之形為之趾

磬虛 植木刻羽鳥之形為之趾

業 業大枝也所以飾筍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

之 崇牙 縱也上飾刻畫之為重牙即業之上齒也縱峻

峙貌 樹羽 置羽也置之於筍虞之角上

乾隆十二年校刊

壁翬 畫繪爲翬戴以壁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簣之
角上

曹氏曰業虞崇牙樹羽皆所以垂鐘磬也其置飾
則有漸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簣虞商之崇牙周
之壁翬蓋橫木爲簣飾以鱗屬植木爲虞飾以羸
羽之屬又加大版於其上形捷業然謂之業此夏
后氏之制也至商人又於龍簣之上制畫爲重牙
以掛垂絃所謂崇牙也周人又畫繪爲翬戴以壁
玉垂五采羽於其下所謂植羽也
陳氏樂書曰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

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處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虞
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器異異處故也鐘磬之
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文同同筍故
也筍則橫枝設於崇牙其形高以峻虞則植之設
之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業業之上有崇
牙筍之兩端又有壁翬鄭氏謂戴壁垂羽是也蓋
簣虞所以架鐘磬崇牙壁翬所以飾筍虞夏后氏
飾以龍商飾以崇牙而無壁翬至周則極文而三
者具矣故周頌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是也鬻子
謂大禹銘於筍虞曰敎寡人以道者擊鼓敎以義

者擊鐘敎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受亦足考信矣周官典庸器祭祀師其屬設筍虞吉禮也大喪廡筍虞凶禮也喪禮旌旂璧鬯與筍虞同者爲欲使人勿之有惡焉爾筍亦爲龔者以生東南故也虞亦爲虞者以樂出虞故也

又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漢儀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豈亦襲秦之侈心之弊而不釐正之邪李尤銘曰漢因於周由若重規人因秦器事有可施其言過矣漢魏以來有四廂金石之樂

其架少則或八或六多則十六二十至隋唐始益爲三十六架高宗蓬萊宮充庭有七十一架飾筍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飾虞以犖獸上列植羽旁垂流蘇武后稱制飾宮縣之樂廟朝以五采軒縣以朱五郊各從方色非三代之制也宋朝依倣古制天子宫縣罇鐘十二虞編鐘十二虞編磬十二虞凡二十六虞各依辰次每罇鐘左右設編鐘編磬每辰次列三架令太常按習御制曲譜宮縣每奏一聲罇鐘一擊之編鐘磬三擊之清濁先後互相爲應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虞亦爲鑠者莊周述

梓慶將削木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齊七日忘吾四肢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故

見者驚猶鬼神抑何妙哉

古者鐘磬虛皆取中虛之木故擊其所縣令由

其虛鳴今鐘磬之虛以實木為之故其鳴不由虛非先王制作之意

古者造器必審其勢

九龍虞天其上為蟠龍昔吳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鐘虛淮南子述之為其不足法後世故也其楚人之侈心乎大架亦小架編鐘磬之虛也漢魏以來有四廂金石之樂其樂縣之架少則或六或八多則十六二十至唐始益為三十六架高宗蓬萊宮有七十二架其大小之辨可知矣段安節雅樂部宮縣四面五架即古龔虛也

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鷺鷥孔雀羽裝之兩面緬以流蘇以綵翠紱為之十二律鐘上有九乳依月律排之每面右磬及編鐘各一架各列編磬十二亦依律呂編之雲韶部用玉磬四架亦可謂詳矣

熊羆架 熊羆架十二悉高丈餘用木雕之其狀如床上安版四旁為欄其中以登梁武帝始設十二案鼓吹在樂縣之外以施殿庭宴饗用之圖熊羆以為飾故也隋煬帝更於案下為熊羆羆豹騰倚之狀象百獸之舞又施寶幃於上用金彩飾之奏萬宇清月重輪等三曲亦謂之十二案樂非古人朴素之意也

亦謂之十二樂樂非古人休養之意也

又賦寶鼎於上佩金環於之奏萬宇清且重禱於三曲

削愚帝更於樂不為無無無修無無之知樂百燭之樂

五樂舞之八以賦樂與實樂用之圖樂舞以爲樂舞也

七安以四安以舞舞其中以登樂舞帝於舞十二樂舞也

樂舞樂 樂舞樂十二樂高女舞用木舞之其樂歌也

隋時用王樂四樂亦用樂舞矣

五樂文舞舞各一樂各以舞舞十二亦以舞舞曰舞之舞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二十九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十三

樂懸

黃鍾鐘 黃鍾磬

拊

堂上樂圖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

戛擊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三

堂

下

樂

圖

位無庭庭庭庭庭庭庭庭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編鐘編鐘編鐘編鐘編鐘編鐘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鍾磬鍾磬鍾磬鍾磬鍾磬鍾磬

壘壘壘壘壘壘壘壘壘壘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篪篪篪篪篪篪篪篪篪篪

簫簫簫簫簫簫簫簫簫簫

竽竽竽竽竽竽竽竽竽竽

笙笙笙笙笙笙笙笙笙笙

箏箏箏箏箏箏箏箏箏箏

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

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

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

編鐘編鐘編鐘編鐘編鐘編鐘
呂鐘呂鐘呂鐘呂鐘呂鐘呂鐘
編磬編磬編磬編磬編磬編磬

應期鼓

應期鼓

應期鼓

應期鼓

陳氏樂書曰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為樂

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廟朝

之治故繼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

鼗鼓合止祝致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

之治故繼之鳥獸踴踴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

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

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

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

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由此觀之周之聲歌不過

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
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
示事一也德成於上歌詠於堂上事成於下管吹
於堂下豈非無所因為上有所待為下邪極而論
之堂上之樂以詠為主堂下之樂以間為主則律
和聲也兩者並用然後上合奏而不失中和之紀
矣然則樂之張陳戛擊必於堂上祝敵必於堂下
何邪曰祝敵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
下作器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也六詠為律六間為呂言以間而
不言律與周官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
言典同同意

縣一磬而尚拊為堂上之樂則一鐘一磬尚拊亦
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搏拊而縣興故一鐘黃
鐘之特鐘也一磬黃鍾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
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黃鍾之鐘鳴於堂上而堂下
之編鐘應之黃鍾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
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豈非以歌中聲之詩必
假中聲之鐘磬以發其音邪宋朝堂上之樂不設
一鐘一磬而尚拊臣恐未合先王之制神瞽考中
聲之意也

又曰古之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然

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而堂上之樂作矣動以干
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而堂下之樂作矣琴瑟作
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治
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
四氣之和其於著萬物之理也何有若夫荀卿謂
君子以鐘鼓導將是又合堂上下之樂而雜論之
非分而序之故也荀卿以堂上鞀柷柷楬爲似萬
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似之誤矣

樂書房中樂論曰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
之樂周禮笙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漢書曰漢有

大夫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梁書曰周備六代
之樂至秦餘韶房中而已由是推之房中之樂自
周至於秦漢蓋未嘗廢其所異者特秦更爲壽人
漢更爲安世魏更爲正世至晉復爲房中也漢惠
帝使夏侯寬合之管絃晉武帝別置女樂三十人
於黃帳外隋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
暉遠對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中之樂也高
祖大悅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鐘磬也毛萇侯芭孫
毓皆云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肅謂房中之樂弦
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

以事君子也陳統曰婦人尚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鐘至隋牛弘修樂採蕭統之說而然之取文帝地厚天高之曲命嬪御登歌上壽而已是不深考關睢磬師之過也賈公彥亦謂房中之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是亦文先儒之過又從而為之辭也唐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鐘罍以十二大磬代之是不知一音不備不足以為樂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凡樂事大祭祀宿懸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樂懸謂鐘磬之屬懸於筍虡者鄭眾云宮懸四面懸軒懸

去其一面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言謂軒懸去南面避王也判懸左右之合空空北而特懸之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鐘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已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半天子之卿大夫西懸鐘東懸磬亦半天子之士懸磬而已鄭眾云以春秋傳曰歌鐘二肆

特縣

堂上

賓階

阼階

特架肆

判縣之圖

姑洗磬
姑洗鐘

夾鍾磬
夾鍾鐘

大蕤磬
大蕤鐘

夷則磬
夷則鐘

中呂磬
中呂鐘

無射磬
無射鐘

參未丁午配樂

南
東
西
北

辰 乙卯 甲寅 丑
庚 辛 戌 亥
乾

建鼓
應鼓

建鼓
應鼓

陳氏樂書曰樂縣之制自夏商而上未有聞焉自夏商而下其略始見於尚書大傳其詳備於周禮春官以書大傳推之自古天子將出撞黃鍾右五鐘皆應黃鍾在陽陽主動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駕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蕤賓在陰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而動皆和故狗吠彘鳴及僕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然則十

二鐘在縣之制權輿於此歟以周禮春官推之大司農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小胥之職正縣樂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蓋縣鐘十二爲一堵如墻堵然二堵爲一肆春秋襄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是也宮縣四面象宮室玉以四方爲家故也軒縣缺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玉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漢武帝高張四縣晉元帝備四廂金玉豈王宮縣歟春秋譏衛

仲叔于奚請曲縣後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鐘篋之
樂豈諸侯軒縣歟禮大夫無故不徹縣楚子享郤
至爲地室而縣焉田蚡前庭羅鐘鼓立曲旃豈大
夫判縣歟鄉射笙於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
飲磬階縮霤笙入磬南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歟
通禮義纂曰軒縣三面歌鐘三肆判縣兩面歌鐘
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已其說是也然則鄉射有
卿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卿大夫之禮皆特
縣者也以詢庶賓賢能非爲已也故皆從士制燕
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

此以儀禮考之大射樂人宿縣爲阼階東笙磬西
面其南笙鐘其南罇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
應鼙在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南其南鐘其南
罇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
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簫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
西絃由是觀之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磬罇也
判縣有鐘磬而無罇特縣有磬而無鐘以王制論
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制卿大夫
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各一堵
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鄭

康成曰鐘磬十六在一處爲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爲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興焉是亦傳會漢得右磬十六遷就而爲之志也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不亦詭哉

又曰大射之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罇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罇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簫在建鼓之間鼗倚頌磬西絃蓋堂上之階自階而左爲阼自階而右爲西笙磬

在阼階之東而面西頌磬在西階之西而面東由笙磬而南鐘罇所以應笙者也由頌磬而南鐘罇所以應歌者也階雖分乎東西其鐘罇南陳一也自阼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西而面南鼗在其東而亦面南焉自西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階之南而面東朔鼗在其北而亦面東焉一建鼓在其階之東面南簫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之西絃蓋諸侯之樂備三面以爲軒縣大射之儀東西有鐘磬之縣推之則天子宮縣堂上之階笙磬頌磬各十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鐘特罇亦各十二

縣西階而南編鐘編磬亦各十二縣天數也魏志曰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說舊法始復軒縣磬如今用之受之於杜夔也

又曰陰精之純莫如金陽精之純莫如玉天以陰陽立道乾以西北定位西陰位也於物為金北陽位也於物為玉孔子寓象於易揚雄寓象於太元莫不有是說焉今夫莫尊於天莫親於地先王所以奉事而祭祀以為舉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惟金與玉而已故金壘金爵以禮之圭邸璧琮以祀之則樂以金鐘玉磬固其宜也昔禹王天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豈有金

鐘玉磬不施於天地特施於廟朝哉宋朝著令天子親祠南郊及大饗登歌用金鐘玉磬可謂得古人致美之意矣比年以來太樂丞葉防倣唐朝一時苟簡之制欲移郊祀天地金鐘玉磬施諸廟朝至於天地特用質素石磬而已是厚於自奉而薄於天地豈先王禮意哉葉防所據雖出於唐求之於經亦不過書有鳴球格祖考之文然不知書舉祖考以見天地而鳴球不特施廟朝也釐而正之實在聖時庶乎神宗皇帝奉事天地誠意被萬古垂而無窮矣通禮義纂曰天地尚質用石宗廟及殿庭尚文用玉磬必用之者聲清正

陰陽之祭主
於金石也

漢舊儀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卽上林賦所謂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是也鐘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議者皆言漢世不知用宮縣按漢章和世實用旋宮漢代羣儒備言其義牛弘祖孝孫所由準的知漢代之樂爲最備漢樂歌云高張四縣謂宮懸也後漢則亡矣漢丞相田蚡前堂羅鐘磬置曲旃光武又賜東海恭王鐘簋之樂卽漢代人臣尚有金石樂晉喪亂以來江右金石不具本史云至孝武帝太元中破苻堅獲樂工楊蜀等正四廂樂金石始備諸家著晉史者皆言太元四年

四廂金石大備其實樂府止有黃鍾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而已十二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其義焉在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單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弘也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宮懸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不謂厝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園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奏可肅又議曰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

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也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非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鞀師掌教鞀樂鞀莫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鞀東夷之樂也又鞀鞀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

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曰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苞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均之舞尚書盧毓奏協律中郎將左延年議按周禮以雲門祀天咸池祀地又令宗廟用宮縣則祀天地宜用宮懸博士趙怡以爲古無四懸四縣自周始爾未有作古樂而用近縣也按今天地之樂縣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縣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已侍中

繆襲議周存六代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唯承漢氏韶武魏承舜又周爲二王之統故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祭宗廟及二至祀丘澤於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祭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祀天地宜宮懸如延年議司空衛臻議圜丘宜用大韶樂宜宮縣宗廟之樂宜用武始咸熙四夷之樂八人宗廟大武之典斷不可用大享

宋文帝元嘉中鍾宗之更調金石十四奚縱又改之晉及宋齊縣鐘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晉合二十六架

陳氏樂書曰自兩漢而下晉及宋齊鐘磬之縣皆不過十六虞黃鍾之宮北方北面編鐘起西其東編鐘其東衡其東罇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並如黃鍾之宮設建鼓於四隅縣內四面各有祝敵武帝曰今太樂有黃鍾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號爲四指各置五鐘別以五鐘應之然大傳言天子出撞黃鍾右五鐘皆應是起建丑月至建巳

月也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是起建未月至建亥
月也合二五而十之就黃鍾蕤賓則十二律之數
備矣晉太元中楊蜀正四廂宋元嘉中鍾宗之調
金石不知乎此乃用四律律各鑄五鐘奏樂之日
各以參之置左則缺右置右則缺左失之遠矣
梁制凡律呂十二月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
南北自餘則在東西黃鍾廂宜用鐘磬各二十四以應
二十四氣也當是時因去衡鐘設十二罇鐘各依辰位
而應律每一罇鐘設編鐘磬各一簋簋合三十六架植
鼓於四隅元會備用焉初宋齊以太簇代夾鍾在東廂

西嚮以姑洗代南呂在西廂東嚮不亦失乎

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縣按周官奏黃鍾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
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
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
考來格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周禮則分樂享
祀虞書則止鳴四縣求之於古無宮縣之文按所以不
宮縣者事人禮縶音辱數也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之堂九
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衮而至敬不文觀天下物無可
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爲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

而不可使其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此前數旨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既均其制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廟逐所應須便卽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致敬所以應施用耳

後魏詔公孫崇劉芳更造金石又詔祖瑩理之太樂令張乾龜謂瑩曰劉芳所造六格郊丘宗廟用之北廂黃鍾之均實夷則之調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用復是夷則鐘磬之縣各有十四瑩復更爲十六其後元孚復詢張乾龜等

前置宮縣四廂筍虞十六又有儀鐘十四簨縣架首初不叩擊元孚始按律求聲依十二月設縣會旋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亦可謂用心矣然樂縣十二應十二中氣古之制也四廂十六義用四清之過也儀鐘十四虞用正倍七音之過也

後周長孫紹遠謂樂以八爲數時裴正上書以爲大舜欲聞九始周武爰創七音特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遂定以八數焉後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商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正宮用林鍾爲調首紹遠復奏曰天子縣八肇自先民詳諸經義

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帝終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慮有司遽損樂器乃與樂部齊植言之要之廢八縣七非也廢七縣八亦非也析之聖經惟縣十二爲合古制矣

隋宮縣四面

面各二
二鑄爲二

虞通十
二十虞各一員建鼓四員歌琴瑟

簫筑箏擗箏卧篪篥小琵琶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橫笛簫觱篥塙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宮縣荀虞金五博山飾以流蘇植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殿庭加五色漆畫天神縣內加雷鼓地示加靈鼓宗廟加路鼓殿庭不加鼓縣工皆平巾幘

朱連裳後牛弘等更定其制襲後周故事用七正七倍合爲十四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說並據一言之也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而同爲籥後魏公孫崇設鐘磬正倍參縣之洪等並以爲非而據周官縣鐘磬堵肆編縣二八之文并引樂緯宮爲君商爲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架十六又參用儀禮及大傳爲宮架陳布之法北方南向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鐘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鐘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東南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鐘次

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
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鐘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
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若大射撤其北面
而加鉦鼓祭天雷鼓祭地靈鼓宗廟路鼓各有鞀焉儀
禮宮架四面設罇鐘十二簋各依辰位甲丙庚壬之位
設鐘乙丁辛癸之位陳磬共二十簋宗廟殿庭郊丘及
社用之植建鼓於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爲均四廟
同作取詩毛公傳四架皆同之義也每罇鐘建鼓別一
工鐘磬虞別一工歌工二執節工一每磬簋琴瑟箏筑
別一工每鐘簋箏笙簫笛塤箎別一工縣內祝在東敵

在西別一工高祖時宮架樂器裁有一部殿庭用之平
陳又獲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藏樂府更造三
部五部二十格工一百四十三宗廟二十格工一百五
十享宴二十格工一百七舞工各二等並瑟百三十二
惟罷撝箏卧箜篌小琵琶橫笛觱篥五器然箏筑尚存
亦未純周官之制歟

唐樂縣之制宮縣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則前祀二日
太樂令設縣於壇南內壝之外北嚮東方西方磬虞起
北鐘虞次之南方北方磬虞起西鐘虞次之罇鐘十有
二在十二辰之位樹雷鼓於北縣之內道之左右植建

鼓於四隅置祝敵於縣內祝在左敵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南方北向磬虞在西鐘虞在東琴瑟箏筑皆當磬虞之次匏竹在下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鬼之類皆以路鼓其設於庭則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會則加鐘磬十二虞設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簫笳皆二登歌鐘磬各一虞節鼓一歌者四人琴瑟箏筑皆二在堂上笙和簫篴塤皆一在堂下若皇后享先蠶則設十二大磬以當辰位而無路鼓軒縣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釋奠於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其制去宮縣之南面

判縣二面唐之舊禮祭風伯雨師五嶽四瀆用之其去軒縣之北面皆植建鼓於東北西北二隅特縣去判縣之西面或陳於階間有其制而無所用凡直者爲筭橫者爲虞虞以縣鐘磬皆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而唐人謂之一虞自隋以前宮縣二十虞及隋平陳得梁故事用三十六虞遂用之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虞高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虞至武后時省之開元定禮始依古制爲二十虞至昭宗宰相張濬已修樂縣乃言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用二十虞而太廟含元殿用三十六虞濬以爲非古而廟庭狹隘不能容三十

六乃復用二十虞而鐘虞四以當甲丙庚壬磬虞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異而不知其改制之時或說以

鐘磬應陰陽之位此禮經所不著宮縣登歌工人皆介

履鼓人及階下二人皆武弁朱褙衣革帶烏皮履若在殿庭加白練褙褙白布褙吹鼓二人亦如之皇后

庭諸后廟及郊祭立二十架同舞八佾先聖及皇太子

朝廟並九架舞六佾縣間設祝敵各一祝左敵右鐸于

撫拍頓相饒鐸次列於路鼓南舞人列於縣北登歌二

架登於堂上兩楹之前編鐘在東編磬在西登歌工人

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殿庭加設鼓吹於四隅燕享陳清

樂涼樂架對列於左右廂設舞筵於其間舊皇后庭但

設絲管隋大業尚侈始置鐘磬猶不設鐸鐘以鐸磬代

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不革

唐凡宮縣軒縣之作奏二舞以為眾樂之容一曰文舞

二曰武舞宮縣之舞八佾軒縣之舞六佾文舞之制左

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燾以引之文舞六十四人供郊廟

白練領標白紗中單絳領標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其執燾人衣冠各同文舞謂之九功武舞

之制左執干右執鉞一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

鐸四人持金鐃二人奏之二人執鐃以次之二人執相

在左二人執雅在右武舞六十四人供郊廟平冕餘同

文舞若供殿庭服武弁平巾幘金

支緋絲布大袖褙甲金飾白練褙褙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布鞋其執旌人衣冠各同當色舞人餘

同工人也武凡奠虞飾以崇牙流蘇樹羽宮縣每架則舞謂之七德

金五博山軒縣則金三博山鼓承以花趺覆以華蓋

橫曰奠豎曰虞飾奠以飛龍飾跌以飛廉鐘奠以鷲獸磬虞以鷲鳥上則樹羽旁縣流蘇周制也縣以崇牙殷制也飾以博山

後代所加也凡樂器之飾天地之神尚赤宗廟及殿

庭尚彩東宮亦赤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鼓餘如

宮縣之制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及殿庭用玉凡

有事於天神用雷鼓雷鼗地神用靈鼓靈鼗宗廟及帝

社用路鼓路鼗皆建於宮縣之內凡大宴會設十部

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有景雲之舞慶善之

舞破陣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

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

曰疎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

其十部所用工人樂器在清樂及四方樂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於庭其日率工人

入居次協律郎舉麾樂作十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

陳氏樂書曰天寶之亂肅宗克復兩京至德以來

惟正旦含元殿受朝賀設宮架自餘郊廟大祭但

登歌無壇下庭中樂舞矣僖宗廣明之後金奏幾

亡而搜募架器略無存者昭宗將謁郊廟而有司

請造架樂於是張濬為修奉樂架使悉集太常諸

工詢逮不得其法博士商盈孫練故實轉算取法

以鑄鐘之輕重高徑還定編鐘以相參檢正黃鍾九寸五分倍應鍾三寸三分半凡爲四十八等繪狀以聞乃詔金工依法鑄之得二百四十枚濬先令處士蕭承訓梨園樂工陳言較定石磬至是合奏焉音韻克諧時營復太廟其庭陋狹濬因建議曰舊制太廟含元殿設架三十六格南北郊社稷太清宮及餘殿各二十格兵興以來雅樂淪缺請仍周漢故事設樂虞二十詔以爲可亦姑通時宜也唐之樂架雖稍罷隋之侈長然自皇太子而下並無樂架之制而尊卑無別非先王之舊也

後周世宗詔王朴詳定雅樂朴以爲今之鐘磬在架者皆唐商盈孫所定雖有作器之名而無相應之實至於十二鑄鐘不考宮商但循環擊之鐘磬徒架而已朴乃作準求律以備樂器張昭等議以爲朴之新法可習而行之未幾朴卒明年周室禪位故器服制度粗而未完宋太祖建隆初修復器服四架二舞十二案之制位置陳而多仍唐舊然承兵戰之餘制度草創故施於殿庭樂止二十格乾德中祕書監尹掘建言宜增三十六虞唐設工員頗多今則至少宜補其數使無缺而已於是詔定架工一百四十登歌工二十五樂虞三十六舊編

鐘之下列笙竽笛簫塤箎之工編磬之下列偶歌琴瑟
箏筑之工其後悉集樂工重列於架中歌者最在前而
以九絃琴五絃七絃琴箏瑟筑分列歌工之左右又塤
箎笛簫巢竽之工十六次歌者之後眞宗享見昭應景
靈宮皆用備樂景靈中只施二十格唐制大中小祠用
樂咸以宮架軒架爲之序雖有司攝事亦如之至宋朝
惟天地感帝宗廟用樂天子親行宮架登歌具焉有司
攝祠止奏登歌初太祖卽位並準唐禮郊祀樂設二十
虞開寶中祠南郊有司設增二十六格至太宗時有司
發其誤欲復舊禮詔不許因遂爲常眞宗景德中乃詔

大祠悉用樂仁宗又詔釋奠文宣王武成王及祀先農
得用樂是時垂意制作勅李照等改鑄鐘罇權損鐘磬
架十六之數用十二枚以應律先是架隅建鼓不擊別
施散鼓於架內代之乾德中尹掘奏去散鼓而樂工積
習遂不能罷又祀天地宗廟雖設雷鼓靈鼓路鼓擊不
能聲又無三鼓至於龔虞刻畫亦多失傳或鷲禽飾於
鐘虞或猛獸負於磬跌或木鳳棲於鼓上或山華以爲
植羽至是悉詔有司革正其謬更造建鼓輦應十二依
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罇鐘相應照又謂別作晉鼓
以爲樂節按乾德詔書云散鼓不用復造三鼗祀天以

雷鼓八面面各一工前一工左播鼗右擊鼓餘七工皆隨擊焉靈鼓路鼓亦如之又增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五器於樂架未幾照所建白皆罷真可爲太息也然古之樂架特鐘十二編鐘十二特磬十二編磬十二合四十八虞而爲宮架今用三十六虞恐未合先王之制也誠詔有司去箏筑之器削二變四清之聲而講先王樂架之制亦庶乎復古矣神宗元豐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

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床並非其序謂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罇十二虞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十二甚者又以爲三十六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樂架十二太常以爲用樂架十二則律

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鑄鐘十二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虞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徽宗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大朝會同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祝一在金鐘北稍西敵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在敵北東西相向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瑟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則於泰階之東宗祀則於東階之西丹墀香案設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列西上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壎大朝會和壎一在笛南大朝會閏餘匏一簫一各在巢笙在笛南大朝會在篪南

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廟則於泰階之西宗祀則於西階之東大朝會則於西丹墀香案之設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列東上壎一在笛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匏笙南簫一在九星匏西鐘磬祝敵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太廟宗祀大朝會則於殿上壎太廟則於泰階之東西宗祀於兩階之間笙笛簫匏工並列於午階之東西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西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敵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處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公服方心曲領樂工黑介幘緋白大帶金銅革帶烏皮履執麾人平巾幘並緋繡鸞衫白絹袂袴抹帶大朝會同又上親祠宮架之制景靈宮宣德門大朝會附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三

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編磬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十二罇鐘特磬於編架內各依月律四方各罇鐘三特磬三東方鐘罇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北罇鐘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罇鐘間之北方罇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

景靈宮天興殿罇鐘編鐘編磬如每歲大

祠宮架植建鼓鞞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陳設

應鼓在右設祝敵於北架內祝一在道東敵一在道西設瑟五十二

朝會五十六宣德門五十四

列為四行二行在祝東二行在敵西次一絃琴七左四右三次三絃琴一十有八

宣德門次五絃琴一十有八

宣德門

並分左右次七絃

琴二十有三次九絃琴二十有

宣德門

三並左各十有

十有一

宣德門

七絃九絃各二十

左右

宣德門

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間左二右一次簫二

十有八

宣德門

次竽二十次篪二十有八

宣德門

三

三十

宣德門

次塤一十有八

宣德門

朝

八並分左右

宣德門

雷鼓雷鼗各一

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

地祇靈鼓靈鼗各二太廟路鼓路鼗各二大朝會晉

鼓二

宣德門

並在三絃五絃琴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在

匏笙間少南北北向副樂正二人在祝敵之前北向歌工

三十有二宣德門四十朝次祝啟東西相向列為四行

左右各二行樂師四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

二人在晉鼓之左右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處

之右東向副樂正同樂正服大朝會同樂正朝服樂師緋公服運

譜綠公服大朝會介幘絳樂工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

人服朝會又上親祠二舞之制大朝會附文武六十四人執

籥翟武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為八佾文武分立於表

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纛在前東西相向舞色

二人在纛之前分東西若武舞則在引武舞執旌二人

鼗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鏡二人持金錚四人奏金

錚二人鉦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分立於宮架之東西北

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幘頭抹額紫繡袍引二舞

頭及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繡鸞衫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

會引文舞頭及文舞郎並進賢冠黃鸞衫銀褐裙綠襪

襠革帶烏皮履引武舞頭及武舞郎並平巾幘緋鸞衫

黃畫甲身紫襪襠豹文引武舞人武弁緋繡鸞衫抹額

口大袴起梁帶烏皮鞞紅錦臂鞬白絹袴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同又上大祠中

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東編磬一在西俱北向祝一在

編鐘之北稍西啟一在編鐘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

在啟北俱東西向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瑟

一在編鐘之南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

之東太廟別廟則於殿下泰階之東明堂祠廟則於東階之西設笛一篴一塤一為

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笛南巢笙一在篴南簫一在塤南

午階之西亦如之東上太廟別廟則於泰階之西明堂祠廟則於兩階之東鐘磬

祝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明堂太廟別廟於殿上祠廟於堂上塤篴

笛笙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太廟別廟於泰階之東西明堂祠廟於兩階之間若

不用宮架即登歌工人並坐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敔東

俱東西相嚮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廡之西東向

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介幘並緋

繡鸞衫白絹抹帶三京師府等每歲祭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宣王用登歌樂陳設

樂器並同每歲又上大祠宮架二舞之制四方各設罇

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一編磬一北方應鐘起西編鐘次

之黃鍾次之編磬次之大呂次之皆北向東方太蔟起

北編鐘次之夾鐘次之編磬次之姑洗次之皆東向南

方仲呂起東編鐘次之蕤賓次之編磬次之林鍾次之

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鐘次之南呂次之編磬次之

無射次之皆西向設十五特磬各在罇鐘之內植庭建

鼓鞀鼓應鼓於四隅設祝敔於北架內祝在左敔在右

雷鼓雷鼗各二地祇用靈鼓靈鼗太廟別廟以路鼓路鼗分東西在歌工之

南瑟二在祝東次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二各

為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竽篴塤笛各四為四列在雷

鼓之後若地祇即在靈鼓後晉鼓一在笛之後俱北向

副樂正二人在祝敵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祝敵

之南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

副樂正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及樂正平巾幘服

同登歌樂工凡軒架之樂三面其制去宮架之南面判

架之樂二面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

之樂文武二舞並同親祠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繡袍銀

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異詔並頒行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一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一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一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日著

樂考十四

樂歌

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聲依

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律謂十二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倫理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

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

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左傳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

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工樂官掌誦詩以成化汝當審聽之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

惟幾勅正也奉承天命以臨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乃賡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言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怠萬事墮廢其功不

成故以帝拜曰俞往欽哉申戒也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夏太康失道畋游十旬弗反其弟五人待於洛汭述大

禹之戒作五子之歌

右是為虞夏之詩乃三百五篇以前者蓋嘗以為

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風雅雖有一國天下

之不同然大槩風者閭閻之間民庶之所吟諷所

謂陳詩以觀民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

詠歌所謂王政所由廢興是也其詩則施之於宴

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
然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
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
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
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禹之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
夏太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爲詩歌被之
金石管絃施之燕享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
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揄揚贊嘆之盛而後謂之
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截然周室旣東而

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必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
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樊遏渠卽時邁執本
競思文也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
雅頌亦通用邪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釐正
故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爲雅邪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

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信語興者以善物喻
善事道者言古

以刺今倍文曰諷以聲節之
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

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瞽

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使為之

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與焉典

者自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

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

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之設禁焉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

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太師大磬舜樂也謂之

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非九

夏之樂乎

樂師凡射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

為節士以采蘋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註云徹者歌

臣工之什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

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

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工告於

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

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

蕭太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是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况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本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

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房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故也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

七篇

奏狸首以射

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卿大夫

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

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

射則燕則譽註云騶虞采蘋采蘋今詩篇名

春秋左氏傳曰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

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

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昔諸侯朝

正於王朝而受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

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當也愾王於

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于以覺報宴覺明今

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

以自取戾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樊過渠卽時王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文王大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四牡韓獻子使行人

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

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大

子之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

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

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

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

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襄公二十九年

乾隆十二年校刊 樂十四

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
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
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
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
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
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
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淫聲放蕩無所
畏忌故曰國無

主自檜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
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
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
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置廣
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
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註云頌有殷
魯故曰盛德

之所
同也

按太史公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
韶武雅頌之音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
而不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皆繫焉則
此三百五篇者皆被之絃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
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於夫子矣而晦庵辯
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
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
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
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
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

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
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
國風如桑中溱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譎浪之辭序
者以爲刺奔而晦庵盡斥序說以爲淫奔之人所
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也愚以爲未然蓋季子
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
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
邪之詩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於絃歌也不過
以爲宴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
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

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
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
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
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
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
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
已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
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三詩以明
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
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

之意他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
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
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
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
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
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
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
射禮用之肆夏樊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
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典周
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

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
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
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
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
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
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
下如隊曲如折止如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
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
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漢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

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

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

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即古之采詩也哀帝罷樂府非

鄭衛之音者條奏孔光何武奏不可罷者夜誦員五人亦在其中也師古曰采詩依古道人詢路采取百姓謳

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有趙代秦楚之謳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此非雅聲也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

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延年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女

弟得幸為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

歌所造詩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

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漢郊祀之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四十八句 帝臨二十二句

青陽三十二句 朱明四十二句 西顛五十二句 元冥

六十二句 惟泰元七二十四句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

成 天地八二十六句 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日涓選休

九十三句 天馬十太一况一章十二句元狩三年馬生

初四年誅宛王獲馬作又有二章曰太一 天門十

日蒲梢各七言四句見樂書非此十九章內 齊房十三八句

景星十二二十六句元鼎五 齊房十三八句

乾隆十二年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元封二年芝生
甘泉齋房作

后皇十四句

八句

華燿燿十五

三句

五神十六

二十句

朝隴首十七

二十句

元狩元年

象

載瑜十八

十一句
大始三年行
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十九

二十句

陳氏樂書曰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

均調又不叶鍾律內之掖庭才人外之上林樂府

皆以鄭聲施之朝廷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識其

鏗鏘而不論其意欲以風動衆庶豈不難哉又如

馬象赤蛟之類皆歌之宗廟汲黯曰凡王者作樂

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作以為歌

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其論不亦正

乎哀帝雖有放罷鄭衛之詔減樂府之員然不能
據經倣古制為雅樂亦亡益焉

漢有房中樂本周樂秦改曰壽人房中者婦人禱祠於
房中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是楚
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
世樂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大孝備矣

八句

七始華始

十句

我定歷數

八句

王侯秉德

七句

海內有姦

八句

大海蕩

安其所

八句

豐草萋

八句

雷震震

十句

都荔遂芳

桂華

八句

美芳

八句

嘉薦芳矣

八句

皇皇鴻明

六句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樂十四

七

浚則師德句四

孔容之常句八

承帝明德句八

漢短簫鏡歌亦曰鼓吹曲多叙戰陣之事凡二十二曲

朱鷺鷺惟白色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為詩思悲翁艾如張溫子昇曰

閑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蓬艾側結網槿籬邊若能飛

自勉豈為繒所纏黃雀倘為戒朱絲猶可延此艾如張

禍機不可測李賀詩有艾葉綠花誰剪刻中藏上之回

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游幸焉其

歌稱帝遊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蓋誇時事也

擁離戰城南古辭云戰城南死不得葬為野鳥所食願

為忠臣義士朝出戰而暮野死不得葬為野鳥所食願

不略言江淮深無梁以渡臨水遠望思歸而深深以遊

大略言江淮深無梁以渡臨水遠望思歸而深深以遊

已後之作者皆涉陽臺雲雨之說非舊意也上陵漢

麟三元和二年帝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姚皇二曰六麟

言自是以八曲之一名或作於武帝之前亦不可知蓋因

上陵而將進酒有所思亦曰嗟佳人漢大樂食舉

為之也將進酒有所思亦曰嗟佳人

曰有所思亦芳樹上邪君馬黃古詞云君馬黃

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以北駕車馳馬令雉子

我心傷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主意不在馬也

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亦曰遠期漢大樂食

一日鹿鳴二日重來三日初造四日俠安五日來歸六

日遠期七日有所思八日明星九日清涼十日涉大海

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為不通利故省之石

留務成元雲黃爵行鈞竿篇伯常子避仇河

思之而為鈞竿歌每至河側輒歌之後

司馬相如作鈞竿詩遂傳以為樂曲

夾漈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日燕二日享三日記

乾隆十二年校刊

樂十四

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
三一日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
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
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
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
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
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
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
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

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
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
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
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
夔夔老久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
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
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
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
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
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

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

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邱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所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

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嘗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

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

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古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夾漈鄭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

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

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
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
爲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
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
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
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
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
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
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
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

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
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
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按夾漈此論拳拳乎風雅頌之別而以爲漢世頗
謬其用然漢明帝之樂凡四今所傳者惟短簫鐃
歌二十二曲而所謂大予所謂雅頌所謂黃門鼓
吹則未嘗有樂章至於短簫鐃歌史雖以爲軍中
之樂多叙戰陣之事然以其名義考之若上之回
則巡幸之事也若上陵祭祀之事也若朱鷺則祥
瑞之事也至艾如張巫山高釣竿篇之屬則又各

指其事而言非專爲戰伐也魏晉以來做漢短簫
鏡歌爲之而易其名於是專叙其創業以來伐叛
討亂肇造區宇之事則純乎雅頌之體是魏晉以
來之短簫鏡歌卽古之雅頌矣

漢鞞歌舞五曲

關中有賢女

章和二年中

漢章帝所造

樂久長

四方皇

殿前生桂樹

夾漈鄭氏曰右鞞舞之歌五曲未詳所始漢代燕
享則用之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章和二年則
章帝所作舊詞並亡曹植鞞舞詩序云故西園鼓
吹李堅者能鞞舞遭世亂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

帝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
爲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
曲作新歌五篇晉泰始中又製其詞焉按鞞舞本
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鬪好爲
歌舞帝觀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使工習號曰巴渝
舞其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臺
四曰行辭其辭旣古莫能曉句讀魏使王粲制其
辭粲問巴渝師而得歌之本意故改爲矛渝新福
弩渝新福安臺新福行詞新福四歌以述魏德其
舞故常二八桓元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

增滿八佾梁復號巴渝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
陳氏樂書曰昔新都初獻樂於明堂清厲而哀非
興國之聲其為東漢之資歟東漢蔡邕叙樂四品
郊廟神靈一也天子享燕二也蕭子雲曰南郊樂
歌二漢同用五郊互奏之至於廟樂則明帝時東
平王蒼等制歌舞一曲十四句薦於世祖之廟自
時厥後蓋亦有其文矣至於臨朝享燕樂聲尤備
遭董卓之亂典章焚蕩故不存焉當是時也光武
喜鄭聲順桓說悲聲靈帝耽胡采若梁商大臣朝
廷之望也會賓以薤露之歌為樂京師近地諸夏

之本也嘉會以魁擗挽歌之技為樂豈國家久長
之兆也然則人主之為樂可不戒之哉

魏武帝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使創定雅樂又
有散騎常侍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
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
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議軒縣鐘磬而黃初
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

魏短簫鏡歌十二曲

楚之平

言魏也代漢朱鷺

戰滎陽

言曹

公也代漢

獲呂布

言曹公圍臨淮擒呂布代漢艾如張

克官渡

言曹公破

思悲翁

舊邦

言曹公勝袁紹還譙收死亡士卒代漢擁離

定武功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四百

樂十四

三

言曹公初破鄴

屠柳城

言曹公破三郡烏丸於柳城代漢巫山高

平南

荆言曹公平荆

平關中

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代漢將進酒

應定期

言文帝受命應

邕熙

言君臣邕穆庶績熙代漢芳樹

太和

言明帝繼續得

漢上邪

魏鞞舞歌五曲

明明魏皇帝

代漢關中有賢女

太和有聖

帝代漢章和

魏歷長

代漢樂久長

天生烝民

代漢四方皇

為君既不易

代漢殿前生桂樹

陳氏樂書曰魏文帝既受漢禪雖有改樂舞之名

無變詩歌之實故蕭子顯曰魏辭不見疑用漢辭

也沈約曰魏國初建使王粲登歌安世及巴渝詩

而已後並作於太祖之廟今安世之辭不行於世

獨著渝時歌焉考之晉志漢巴渝舞有矛渝弩渝

安臺行辭本歌曲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讀

魏初乃使王粲更造其辭為矛渝弩渝安臺行辭

新福歌曲其述魏德特行辭一篇而已用之郊廟

豈足以形容功德告於神明也哉

吳使韋昭做漢鏡歌作十二曲以述功德

炎精缺

言漢

室衰微孫堅奮起志

漢之季

言堅悼漢之微與兵討董卓也

攄武

師言權卒父

烏林

言周瑜破魏武於烏林也

秋風

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

也

克皖城

言權親破魏武於皖城

關背德

言蜀將關羽背德而禽之也

乾隆十二年校刊

樂十四

三

通荊州

言權與蜀交好後關羽背德終復舊好也

章洪德

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

順歷數

言權順圖籙之符而建大號也

承天命

言以德踐位其元道化至盛也

化言修文武則天行仁澤天下喜樂也

萬之季

典其指董卓也

謝五

吳與章部別新魏燭并十二曲以並也

炎辭楚

言

豈足以須容也

將臨燭曲其故

燭曲其故

燭曲其故

燭曲其故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一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一

